

道園學古錄

一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六

方外彙一

雍虞集

伯生

序

送吳真人序

饒國吳公及夫人偕年八十之歲其子玄德真人自京謁告歸省事聞天子賜以上尊對衣使爲之壽太母有加賜焉於是朝之公卿大夫士咸榮之曰人有以公夫人之居於家仍年八十偕老而康強其子在天子左右其尊顯高上其生日又能致天子之賜此豈惟當世之所無亦前代之罕聞者也乃皆爲文章誦說其美以聳動觀聽而示諸久遠可謂極其盛矣集賢侍讀學士趙公子昂又以爲未也顧謂其人曰詩不云乎綠竹猗猗衛人所以美武公之德也維石巖巖言民之所具瞻也南有樛木葛藟之君子之所以綏

福履也乃台縮兩大幅作古木竹石之圖以遺之竹竝立如  
鐵石枝葉交錯深至不可測而歷歷可數老木參植其間若  
寒蛟古虬角則距短蒼然真有以共夫千歲之冰雪者石脉  
縝密八面具備蔚乎高深而堅潤有以見所托之固且厚者  
焉而變化之妙乃不繫於形質蓋其翰墨法度深穩能極古  
人神巧之所至而兼之固數百年之寥寥者矣此尤其心許  
而神完者也而集賢侍講學士商公德符又曰是未足以盡  
吾意也夫公夫人之所以致此者 聖代涵煦覆壽之所及  
也真人何可一日而忘報 上之心哉金楊秘監嘗送客廬  
溝會風雨不成別歸而作廬溝雨別圖以贈云今真人之行  
風雨略相似因倣其意爲橫圖長不滿三尺南望則山川回  
互白雲謁謁萬里如在几席北顧則龍飛虎伏風涵霧合吾  
君之居在焉一橋中分車幾兩馬幾疋留連前卻行者送者

幾不能以相違蓋兩有君親之係焉非依依離別之情也使  
公從容之暇指而向焉相望翠華於天上恍然思曰吾何以  
報吾君哉其可父吾兒以溫清之樂而忘所以夙夜匪懈於  
天子者即必亟命之歸朝奇達哉運思之深長若此朋友相  
諷之義處人君親之間可不至矣乎此又欲以世間筆墨論  
之也夫真人家慶之美天下所共樂聞而好誦之者人之至  
情也 天子之恩寵可聞而知也群公之詩可詠而傳也獨  
二公之意托於翰墨者最爲幽遠而精微天下之士有聞知  
之者皆欲亟覽之然而未必皆得升饒國之堂而觀斯圖也  
故爲之序以傳之則吳氏之盛與二公之意可坐想而得之  
矣顧不偉與

送薛玄卿序

莊周氏以爲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而天下之各爲其所

爲以自爲方廼歷序墨翟禽滑釐朱鉞尹文彭蒙田駢之爲  
術而推其至極於關尹老子而後止太史公以紹明世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意爲已任然論陰陽儒墨名法之  
要指則必以道德爲歸聖賢統沒是二子者天下之奇材博  
識未有能過之者也而立言若此豈不試而云者哉其觀夫  
世變之極存乎憂患之故蓋亦以審矣夫故有懷抱利器而  
洽滯屯蒙之間托其跡以自保晦其用以有待者徃徃而然  
至引其道以用世者得失尤較著矣然則生乎千載之下人  
有悉其智慮之所達反其不出此者亦鮮矣哉嗚呼可謂智  
也已矣今天宗師以玄教爲上所尊禮者四十年巍巍高  
顯而世莫與之抗物莫與之忌聰明特達之材多出其門慮  
深而識達身約而福厚用密而效著世之言功利者惛惛然  
以自鉢心剗形曾莫知夫道術之所勝而有材學者方互以

方物爲彼此至相胥於厭敗視此不亦悲夫故予切感激於  
是而爲玄教者吾無不得而游之若薛玄卿氏尤方今之彦  
而得於予者也自京師省親江南而名勝爲之賦詩多至數  
十人皆極其文之所能體之所至吁玄卿何以得乎此者哉  
地大物衆未有盛於此時者也美材之生乎其間者可勝慨  
乎誠使之定神養生以成治而光耀於天下則何可及也然  
委其美於不制使終無以自返宰物者亦何心哉玄卿爲人  
清明而能靜爲學弘博好古書法爲詩有飄飄凌雲之風其  
材固足望也因書所欲言以爲送行序

送趙虛一奉祠南海序

國家嘗以歲正月遣使者分道出禮祠嵩高山衡華恒霍會稽吳岳鑿無間之山江河淮濟瀆四方之海與凶陰之后十  
凡十有八處延祐六年祠恒南海會稽縉雲者趙君虛一也

君前秦彼制書佩五品印治處州仙都觀未行且充使別以  
內旨遠禱武夷巨窟之山而至仙都焉昔君去家而遠遊也  
竒山幽洞無所不探訪師友以究其清靜寂滅之說草衣木  
食結茅武夷之顛以居人跡近絕自其學之者蓋以爲古仙  
異人矣庸詎知 朝廷嘗與日貫衣羽衣持節爲 天子使  
神明於海岳之間乎 天子之使出有祠事於其土則其守  
令率其屬發傳除道迎入府舍躬導至祠所依使者致命畢  
乃敢見使者使者既祠即行不敢留蓋重事且懼勞人也庸  
詎知得以遂事優游名山之最於天下者乎是一者常不可  
兼而今兼之斯可謂榮幸矣比予在奉常與今御史水君奉  
祠而西君在行跨山踰河越隴抵蜀予二人執御唯謹忍奔  
軼不克敬共事而君縱鞚掉策飄飄然凌雲御風歷窮險若  
平地雖水君至今猶羨道之也然則北南往復雖萬里爲專

使於是何有哉予獨念夫所謂王廬武夷者於予家猶東西  
家耳夢寐想見其處聚糧辭親規往而不可得或僅即其麓  
而返見君之行不能無慨然於中矣雖然好道李古之君子  
必有與予同志者深隱高蹈而不出聞有客自京師至且攜  
予之汨沒忘返將從之而招予者乎嗟夫長林援鶴不識使  
者之光華或驚懼而逃逝願整驕返初服而接之庶一  
遇乎不然不得而見之矣此予之私禱也乃若榮使者之出  
而送之者則有諸公詩在二月巳酉蜀廬某序

貞一藁序

某與朱君本初相從於京師二十有餘年矣每見其酬應之  
間即自洗滌以讀書爲事其書旣不汎雜讀之又有其道某  
甚敬焉至於職方之紹尤所偏善遇輻軒遠至輒抽簡戴管  
累譯而問焉山川險要道徑遠近城邑公華人物土產風俗



必參伍詢詰會同其實雖糜金帛費時日不厭也不憚其心  
不止其治事也討論如儀禮設介君持憲立志之堅確精敏  
類如此施之功業必不苟且循習而已然既從事道家之學  
不脣於世用乃折而托之文章宜其過人遠矣嘗以所著貞  
一藁示予俾題其端予讀而歎之曰善哉慎所當言而不鼓  
夸浮以爲精神也言當於是不爲詭異以駭觀聽也事達其  
情不托蹇滯以爲竒古也情歸乎正不肆流蕩以失本原也  
若是者其可少乎予嘗聞爲老子之說者曰欲靜而不躁也  
重而不輕也要而不汎也嗇而不豐也容而不苛也畏而不  
肆也紓而不蹙也節而不蕩迫而後動不先事而爲必也審  
而後言不強所不知妄窮而變也若是者於出而爲文何有  
哉本初蓋得之矣而其猶及之者誠以知而未能者也本初  
尚有以廣之乎觀其書誠以某言求之

送丹稜史講師詩序

三百年來史氏之族凡三處皆甚大爲世所稱羨在國朝則有鎮陽丞相家在昔故宋則有越上卅相王封之盛吾蜀史氏詩書文學之士子孫衆多視二族無媿焉嗟夫勲名富貴庸有時而銷歇孰能高舉遠引於埃壙之外乎且老子故周柱下史也卅以李氏爲其後夫因官爲氏安知無自別於史者千載而下聞其風而起者乎史復初自丹稜來飄然有凌雲之思使其食九霞而賓二清則所以華其宗者豈丞相封王之足擬哉吾青城山中多古仙人可與論此事毋胥胥京塵爲也故作是詩以送之

有懷牡丹坪花開大如斗歲時誰能觀上古有逸叟晴雲覆其顛雲氣繞衣袖清露以爲漿丹霞以爲糗自我之不見靈芝歲二秀仙人史伯華爲致千萬壽人間無所持紅日炫當

畫

記

潭州重建壽星觀記

古者六宗之禋星居其一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辰者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故角亢為壽星之祠也秦人立祠于雍自日月星辰以降祠廟百數十壽星祠在焉說者曰壽星南極老人星也在狼南北地則參甬之下也占者以為人壽命應之恒以秋分時見於南郊有國者以時祠之其地焉然則一祠也俱謂之壽星唐開元禮壽星壇既祭老人星又祭角亢七宿蓋兼之也荆及衡陽之野上應翼軫而潭州有壽星之觀則以長沙一星在軫旁而軫之餘度入辰故也宋政和中湖南漕臣以潭之子城西北隅所為明地者作之以為有喬松蒼龜之瑞方是時人主崇尚道教禱祀神異四方依

放以將順其上何可勝數然未數十年胥爲淪沒訖不復存而壽星觀獨傳至于今不泯豈非上下之應次舍之限旨有不可誣者而所謂淵耀光明之下屬必將表見於斯也耶然觀舊無田以備瓜華之奉慶元間自岳麓宮分餘業給之乃見奪於勢力不能全其有至大已酉之燬住持提點石以能與其徒勸衆人出財累贖以新之壽星有殿萬壽有閣鼓鍾有樓藏經有室翼以兩廡表以三門而觀始具可謂勞而有成者哉表著其事以示久遠而竊以爲壽星者禮誠當祠乎宜自天子置祠官領之法應祠在郡國乎則爲郡國者當治之今至使方外之士殫其私力以爲之者何也且今爲道家者自玄教大宗師嗣師爲朝廷所尊貴予嘗見其在廷中爲公卿言有國長久之道皆合於清淨無爲之說其所謂祝釐上方者意甚深遠壽星果有係於壽命之應必能推而

明之以報乎 上哉夫論次用事鬼神之表裏予所不得辭也故因其有請而爲之書焉

四川順慶路蓬州相如縣大文昌萬壽宮記

文昌宮者蜀梓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共尊信而已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爲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宋亡蜀殘民無子遺鬼神之祀消歇自科舉廢而文昌之靈異亦寂然者餘四十年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斷明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而蜀人稍復治文昌之祠焉是時余在奉常充博士適蜀省以其事來上予議接其廟門曰右文開化之祠未幾今翰林學士承旨雲中趙公世延方爲御史中丞移書集賢以聞 天子爲降璽書褒顯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所謂寶華之祠者在順慶路

蓬州相如縣清泉鄉慕蘭里作之者南平綦江等處軍民長官衛君琪也琪之言曰寶峯之爲山綿亘千里至是卓然爲寶峯左山曰玉狗右山曰金鷄南山曰毛女峯皆有古仙人遺蹟四山之中寬平高敞者餘十里大溪環市曰仙城鎮其足居神明者如此而衛氏之先有曰幹者居是峯好治祠宇子孫世守之至今表曰衛幹澆幹三子最幼者旣死爲神里中里中人祠之其孫堯輔以朝奉大夫知隆州隆吾州也堯輔之子大川又爲祠以奉其先時衛澆堯實與之通諺爲請于朝各其祠曰集興今文昌宮即其故處也然則琪之作此非偶然哉琪幼好道術能嗣行文昌之法事神君者多師之始與遇京師予使江西又見焉以宮記爲請於盛 聖天子赫然興科舉未及朞月萬里之外巖絕之邑已有聞風而興起者信乎其神矣且足以見吾蜀之文運果非他鄉之所及

慶州路少微山紫虛觀記

今爲道家之教者爲宮殿樓觀門垣各務極其宏麗象設其所事神明而奉祠之其言曰爲天子致福延壽故法制無所禁惟其意所欲爲自京師至外郡邑有爲是者多以來告而求識焉大抵侈國家之尚賜予之盛及其土木營繕之勞而已蓋嘗執筆而漢曰世俗之卑隘沉溺甚矣安得遺世獨立奇調之士可以發予言哉而縉雲道士趙虛一聞而嬉之曰何哉子之所欲言也傳曰少微處土星也予鄉有少微山故郡得處名而常有神仙道士居之在晉時葛玄嘗鍊丹於此有遺井焉今猶曰葛翁井翁嘗取水而浴丹者也若靜靜能杜光庭葉法善皆郡人今所謂紫虛觀者宋治平中所賜名也其後高宗理宗皆嘗親爲書賜之故觀有壓章閣所以藏是書也觀之道士甲乙度人以傳分四院曰東華南臺西真

北極世以次居之 大元至元丁丑燬於兵觀之主者即更  
成之累年而畢工蓋其地去州城數里四山隆然中窅若孟  
觀之正殿在焉西北兩水合注於前而去蓋勝地也然歲久  
無爲記者吾子寧斬於言乎請言觀之人若有近於子所言  
者若夫葛仙翁杜天師世多聞其事今所言者保冲大師盧  
仲璠編游名山歸終茲觀秩有條理軋道丙戌之歲年八  
十一乃召其徒而告之曰數至九九而極矣吾將返於數之  
所不及也乎揮手謝衆即坐化去何大師爲之賦詩若曰予  
見白鶴自斷雲中來非予故人也耶又有章思廉者名居簡  
以字行時稱思廉先生桃源鄉通仙里人也父景陽故儒家  
旁通方外之學及思廉師王清烈於觀中授靈寶經有得每  
日望太陽吐納遂不語不食冬之暑行不揮汗祁寒不襲衣或  
坐立巽然不動者通夕行步如奔馬而塵不驚人各從其東



西行皆若與思廉面語及合而即之則一思廉耳觀中主者嘗書曰字倣衆思廉輒取筆改火爲水未幾山水大至人固已異之而水所過處土去而石存巖穴若厦屋思廉常游戲焉人或叩之禍福皆懸應也有進士從思廉問應舉當得否思廉不對而與議論輒及經義及試得題思廉所與語者用其說衆高等故儒家者亦信之時郡守錢孛尤敬異守有從父以從官家居因孛求見思廉思廉望見遽呼曰大資後果官至資政殿大學士其劾治鬼物已疾苦尤效自達官貴人至里巷莫不神明之矣亦以仲璫歿之歲歿八日始斂肌膚柔潤如生云又有徐泰定先生者名虛叙有道人吹笛過之授以雙筆遂善畫山水後十年吹笛者復來爲詩招之去相傳以爲呂洞賓云此二人者豈不足記乎予又爲之嘆曰劉更生博學之宗作列仙傳君子傳誦之顏清臣忠義之士也而